

编者按

八十年,于历史长河不过一瞬;八十年,于民族记忆刻骨铭心。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,我们怀着无比崇敬与深沉追忆的心情,推出本期特别专版。

这里有抗战老兵的峥嵘岁月,他们曾用血肉之躯筑起民族脊梁;这里有普通家庭的苦难遭遇,长辈被强掳为苦力的血泪记忆,是侵略者暴行的无声控诉;这里更有亲历者眼中胜利日的狂欢与泪水,那是一个民族从深重苦难中浴火重生、扬眉吐气的永恒瞬间。

这些文字,并非宏大的历史叙事,而是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的真实印记。它们或悲壮、或沉痛、或激昂,共同构成了不可磨灭的抗战集体记忆。它们是历史的注脚,是家国的情怀,更是对和平最深刻的注解与最殷切的守望。

刊发这些故事,是为了铭记——铭记那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殊死搏斗,铭记先烈先辈的牺牲与奉献;是为了警醒——警醒世人和平的来之不易,传承当下繁荣安定的生活;更是为了传承——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,凝聚起迈向新时代新征程的磅礴力量。

## 外公的逃亡与觉醒

刘年贵

小时候,常听母亲说起外公的一段惊险经历:他曾被日寇抓去做苦力,最终凭机警逃脱魔爪。这段刻骨的遭遇,也成为他毅然投身抗日洪流的起点。

母亲未能说出事情发生的具体年月,或许外公未曾细述,又或许不识字的母亲对历史时间本就模糊。我推测,那应是长沙会战期间,我的故乡茶陵县八团乡,毗邻江西莲花县,地处湘赣交界,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“三路襟喉”之地。为支援长沙战场,日寇多次自江西向湖南增兵。村里老人常讲起当年“躲日本兵”的往事,许多村庄都曾遭日寇铁蹄蹂躏。日军凶残,所过之处,烧杀抢掠一空,猪牛就地捕杀,只剩下尸骸挂在刺刀上带走。酒坛里的酒喝不完,竟往里拉屎泄愤。来不及逃走的村民更是惨遭屠杀,村口两位腿脚不便的老人,便被迎面而来的日寇用军刀活活劈成两半。

一次,躲进深山的外公一家返回村里,面对劫掠一空的破屋,唯有抱头痛哭。但日子总要过下去。二十出头的外公身强力壮,便与同村一位年纪相仿的伙伴,打算靠一身力气,将山里的桐油、木炭、木材挑下山换钱糊口。谁知出门不久,便撞上了日寇队伍。敌人见他俩正值壮年,肩扛扁担绳索,正是现成的苦力,当即强掳他们随军挑运物资。

两人被迫挑着一两百斤的重担,跟随日寇穿行于莽莽山林。一路上,非打即骂,苦不堪言。日寇凶残,队伍仍无停歇之意。外公与伙伴只得咬牙前行。行至一处山弯,夜幕已深。日寇点燃火把赶路。外公趁乱向同伴递个眼色,两人猛地扔下担子,捂着倒地翻滚。日寇冲上来拳打脚踢,翻译上前喝问,他们俩佯称腹痛难忍,急需方便。日寇喝令他们蹲到路边草丛“解决”,留下一个持枪士兵看守,大队人马则继续前行。

眼见队伍远去,两人瞅准时机,猛地从陡坡下滚去!身后立即响起日寇的怒骂和枪声!滚下七八米,一棵大松树挡住了身体。头顶子弹呼啸,“咣咣”地打在树干上。两人不敢起身,猫腰躲入不远处一条山洞,顺着激流向山下狂奔。外公深知,黑夜在陌生山林极易迷路,而山洞之水必能引向山下人家。更重要的是,洞水轰鸣能掩盖脚步声,让追兵难辨方向。

连滚带爬逃至谷底,身后枪声渐息。刚想喘口气,一声摄人心魄的虎啸骤然撕裂夜空!惊魂未定的二人慌忙跳入洞底冲刷形成的小水潭,将头紧贴潭边巨石,屏住呼吸。虎啸声虽渐远,他们仍泡在冰冷的潭水中,一动也不敢动。

直至天明,他们才被进山的村民发现。两人昏倒在水潭边,浑身是伤,抬回家中休养了大半年才渐渐康复。

亲历日寇暴行,身受切肤之痛,外公对侵略者的仇恨深入骨髓。伤愈后,他毅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。凭借出色的才干与坚定的信念,很快被提拔为农会主席。就这样,一位普通的农村青年,在血与火的淬炼中,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。

# 历史的回响 精神的丰碑

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## 追念抗日英雄龙务滋

陈仁荣

我的同乡龙务滋先生,是湖南攸县的一位铁血男儿。他生于1900年,20岁那年,怀揣着救国理想,毅然投笔从戎,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。毕业后,他被分配至国民革命军第75军,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的一生。

在我的记忆里,龙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英雄。他参加过北伐,在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激烈战斗中,他曾率领麾下弟兄,屡立战功,从一名普通军官晋升为营长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他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,随部队开赴抵御外侮的第一线。在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中,他身负重伤,一度昏死在尸山血海里。凭借着赫赫战功,他四次获得擢升,最终成长为一名团长。

抗战胜利后,龙先生不愿再与同胞相残,于1947年提前退役,回到了生养他的土地——湖南攸县黄丰桥镇严塘村合住冲。他家与他家是邻居,同住一个大院。那时我刚满11岁,懵懂的少年时光里,最羡慕着这位“英雄邻居”,听他讲述那些烽火连天的战斗故事。他的话沉静而有力,仿佛将我们带回了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。

然而,天不假年,这位饱经战创的英雄,并未能安享太平岁月。1950年3月10日,龙务滋先生不幸溘然长逝,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0岁。七十余载光阴流转,他的英雄事迹,如明珠落于大海,未曾为外人所知。他,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。

今年,正值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,对龙先生的思念愈发深刻。我想,是时候让龙家从“无名”变为“有名”了。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”没有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的浴血奋战,便没有我们今日的和平安宁与幸福生活。我们不能忘记,也绝不应该忘记。

### 沙场铁骨,九死一生卫家国

龙务滋先生的军事生涯,写满了英勇与牺牲。台儿庄一役,尤为惨烈。短短十余日内,他率部与日寇进行了三次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。

首次恶战,他奉命坚守台儿庄寨墙一处门户。日军凭借飞机、重炮,坦克的绝对优势疯狂进攻。我守军仅以步枪、大刀御敌,装备悬殊,伤亡极其惨重。然在龙务滋指挥下,官兵们寸土必争,死战不退,用血肉之躯筑成钢铁防线。第二次,为夺回阵地,他亲率敢死队冒死攻城。第一批勇士倒下了,第二批勇士毫不犹豫地上前,前赴后继,气壮山河。当长官以银元激励时,战士们将银元掷地,高呼“杀敌报国,岂为钱财!”旋即怒吼着扑向敌阵。第三次,惨烈的巷战展开。镇内屋舍的墙壁皆被凿穿,化作堡垒。敌我逐屋争夺,炮火连天,血肉横飞。龙务滋身负数伤,力竭而死。直至战役结束,打扫战场的战友才从尸堆中发现奄奄一息的他,经紧急抢救方挽回一命。台儿庄大捷,重创日寇嚣张气焰,被日军视为侵华以来最大败绩,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。龙务滋也因功受到嘉奖。

此后,他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南北,继续与侵略者周旋。在一次战斗中,部队被日军冲散,他与大部队失联数日,饥寒交迫。时值隆冬,大雪纷飞,他因体力不支昏倒在路边,竟被路过的土匪剥去了身上的棉衣,只留一件单衣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。那一

刻,他想过放弃,想回家与亲人团聚,尽享天伦。但“国仇未报,岂能苟活”的信念支撑着他,最终凭着顽强的意志找到了归队的路径。

抗战后期,他被派往湖北宜昌三斗坪一带,扼守入川的长江要道。那里是保卫战时首都重庆的门户,战略位置极其重要。他带领战士们不舍昼夜地修筑工事,如一枚钉子般牢牢地钉在防线上,有效阻止了日军溯江而上的企图。在防守之余,他还积极协同地方政府,打通了从四川到湖北的民间运盐小道,解决了战时后方百姓的食盐困难,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赞扬。

### 舍家为国,忠孝难全丈夫泪

“自古忠孝难两全”,这句话是龙务滋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。听他的夫人陈琼英女士回忆,抗战期间,他只回过两次家。一次是他的妹妹早已过了适婚年龄,家里人万分焦急,连连写信催他这个长兄回家主持婚礼。在部队休整的间隙,他才匆匆赶回。此时,他与妻子已阔别三年。这次短暂的团聚,他们有了第二个女儿。

另一次是他的父亲病故。作为家中的独子,他本应回乡操持丧事。可军令如山,战事吃紧,他无法脱身。家人只能将父亲的灵柩停在家中,一停就是三年。直到按乡俗休整的间隙,他才得以请假返乡。面对乡亲,他含泪说道:“国难当头,军人身不由己,忠孝不能两全啊!”

在金钱上,他同样克己奉公。他将自己的大部分薪金,都用来接济身边有困难的战友。他说:“平时多关心弟兄们的难处,战时他们才能真心听你指挥,为你去拼命。家里困难点,误不了国家大事。”外人皆以为龙家在外有“大官”,生活必定富裕。实际上,他家常常捉襟见肘。他的太太坐月子时,娘家送来200个鸡蛋,她竟一个也舍不得吃,全部拿到集市上卖掉,换回了些油盐钱。

他每次请假回家,总是提前归队,从未逾期。办理父亲丧事那次,当他看到老家的祖屋已被日军飞机炸成一片废墟时,这位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,再也忍不住,跪在废墟前放声大哭。他捶胸顿足,痛责自己戎马半生,却连自己的家都无法守护,愧对列祖列宗。他在祖屋的残垣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,立下誓言,定要与日寇血战到底。随后,他擦干眼泪,告别家人,提前三天返回了部队。

### 英雄无言,精神永存励后人

解甲归田的日子里,龙先生洗尽铅华,回归了耕读传家的本色。他不摆功臣的架子,每日与乡亲们一同下地劳作,赢得了大家的尊敬。

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龙务滋先生这样的先烈,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,我们的国家才得以浴火重生,迎来今日的繁荣与富强。英雄的精神,也福泽着他的家族与故里。如今,攸县龙氏已是当地的名门望族,他的晚輩中,不乏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才,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龙永图先生。他的子孙后代,大多学业有成,生活富足。他的家乡,也已从贫瘠走向兴旺,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。

这一切,都与龙先生和他那一代人的牺牲与奉献密不可分。他们的功绩,我们永远铭记在心。

安息吧,龙务滋先生!您的故事,将与山河共存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,为中华之崛起而砥砺前行。

## 回忆我的叔祖父肖观林

——一位抗战老兵的故事

肖祖雄

威风,大人们总告诫孩子:他是“国民党特务”,离他远点。那时,我们看得最多的电影是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。放学路上,孩子们模仿电影情节玩“抓特务”,高喊着“打倒狗汉奸!打倒狗特务!”这时,观行阿公总会带着几分狡黠,对我们说:“你们这些‘豆子鬼’(攸县方言,意为小孩子),懂什么?这样的事情,全民抗战,我们只打日本鬼子!”接着,便滔滔不绝地讲起那些我们半信半疑的抗日故事。

他识字不多,只在部队学了点文化。十几年的军旅生涯,让他讲一口夹杂浓重攸县口音的“塑料”普通话,总爱说“这个事情”。他还会几句简单的英语、日语,如“缴枪不杀”“拜拜”,能哼唱当年的抗战歌曲。那时,懂懂的和“觉悟高”的大人一样,常取笑他,故意学他说话,甚至当面骂他“狗特务”。他与叔祖父是亲兄弟,作为他的堂孙,或许血脉相连,我从小就不大怕他,他也格外疼我。我上高中时,他常跟着我父亲去为我祈福,也总爱跟我讲他打仗的事。十多年军旅生涯,最让他刻骨铭心的,始终是抗战烽火中的浴血奋战。至于其他,他绝少提及。

他当过侦察兵,部队入编后,在同古、仁安羌等战役中执行侦察任务。他讲起如何深入敌占区侦察地形、刺探情报,如何与鬼子周旋斗智,绘声绘色,他甚至略带“吹嘘”地说,仁安羌一役,孙立人师长为掩护英军撤退立下大功,得了英国皇家嘉奖,也有他们侦察兵的功劳。他也当过炮兵。讲起部队装备的德国进口榴弹炮,在当时何等先进又稀少。反攻缅甸时,松山战役打得尤为惨烈。日军依托坚固的环形堡垒工事负隅顽抗。当他们向敌猛烈炮击时,日军的炮弹如雨点般砸向远征军阵地。一次激烈的爆炸将他震晕,孙立人师长将他拖离。苏醒后,他挣扎着追上队伍,战友们见他活着回来,都惊讶不已。

然而,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,在那个年代,村里人几乎无人相信,都说他是在“喷鸭屎”(攸县方言,意为吹牛)。最让他痛彻心扉、终生难忘的,是穿越野人山的经历。第一次远征失利,日军切断了回国通道,远征军被迫撤入野人山。那是缅甸北部一片方圆五六百公里的原始森林,山峦叠嶂,林海茫茫,与世隔绝。撤退途中,暴雨倾盆,道路泥泞,瘴气横行,毒蛇猛兽出没,蚊虫肆虐,更兼天上敌机轰炸,地上追兵紧逼。断粮缺药,疾病蔓延,部队彻底崩溃。十万将士入编,历经炼狱般的磨难走出野人山时,已是十不存一。

每次讲到这里,观行阿公总是声音哽咽,老泪纵横,有时甚至躲到无人处号啕痛哭。

我的叔祖父肖观林,就是这样一位鲜为人知的抗战老兵。值此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,我写下这些文字,作为对他,也是对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的纪念。

所幸,历史终将把他们遗忘。那些埋骨异域、为国捐躯的远征军将士灵魂,在九泉之下,终可安息了。

## 胜利日,一个亲历者的回忆

邓世宪

8月15日,日本投降80周年纪念日,纷至沓来的纪念信息,在我的眼前闪过,也像潮水般拍打着我的心扉,激荡起连绵不绝的波澜。对于我这个年近八十八岁、在战火中度过童年的老人而言,这个日子,早已深刻入骨,永世难忘。

我的生命,始于民族危亡的烽火之中。1937年12月11日,我出生在湖南桃源县边街的一个多子女家庭。仅仅两天之后,12月13日,侵华日军便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彼时的湖南,同样是日军轰炸的重点区,凄厉尖锐的空袭警报,如同盘旋不去的冤魂,终日回荡在桃源县城的上空。产后虚弱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,牵着三岁的弟弟,混杂在逃难的人群中,无数次穿梭在田野与山沟之间,拼尽全力地躲避死亡的威胁,哭喊不止的几次险些被人拖死在襁褓中。在这样朝不保夕的恐惧与危险中,一家人最终如被命运驱赶的蚂蚁,被迫逃回了湘西沅陵山区的内坪老家。

在那个远离战火、听不见空袭警报的山窝里,我侥幸地活了下来,渐渐长成了一个八岁的小姑娘。虽然身处深山,但战争的阴影从未远去。外面战事不断,亲友伤亡的噩耗时常传来。年幼的我,尚不能完全理解战争的含义,却能从大人们悲伤沉痛的眼神和压抑的叹息声中,懵懂地感知到那份名为“残酷”的重量。

1945年夏天的一天,天气异常闷热。母亲带我前往小云溪探望给黄表姐。我们是走蜿蜒的乡间小路上,母亲牵着我的小手,步履匆匆。被烈日炙烤的土路滚烫,混杂其中的砂石硌得我光着的脚底板阵阵生疼。一路上,母亲默默不语。我知道她心里苦,到处打仗,老大老二老三都在外地上学,她时刻担心远方孩子们的安危,家中的米缸快要见底了,每天都得捋着眉头盘算一大家子的吃喝用度。我感觉,母亲那紧锁的眉头,仿佛从未舒展过。

走着走着,小路那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是大表哥家的老六哥。不知为何,一向显得有些憨厚木讷的老六哥,今天看上去却判若两人。他步履轻快,神采飞扬,摇头晃脑地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。他手里攥着一根细长的烟杆,那一下下地,在空中使劲挥舞,抽得空气“咻咻”作响。左一下右一下,仿佛正对着一个看不见的仇敌,痛快淋漓地宣泄着满腔的情绪。

挥手抬眼间,老六哥也望见了路上的我们母女。他双眼一亮,像是被点燃的火把,随手扔掉烟杆,便朝我们狂奔而来,那脖子热切劲儿,比见了亲娘还要急切。他一边跑,一边扯着嗓子,用尽全身力气地嘶吼着:“伯娘!伯娘!你晓得嘛?日本鬼子投降啦!日本鬼子投降啦!”

母亲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弄得一愣,或许是没听清,又或许是完全没反应过来,只是一脸茫然地问:“什么?你说什么?你慢点说!”老六哥一个箭步冲到跟前,年轻的脸庞因激动而涨

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

